



申鑒題辭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寘江西漕臺但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尤袤

余嘗過許昌之墟尋訪父老問荀氏故居高陽里所在許父老弗知也乃出城北之五里則見八龍冢巋然岡左餘冢數十纍纍然參差環繞之蓋皆荀氏之族也於

是駐馬遲徊歎歎久之弗忍去蓋傷荀氏多賢而逢時不造云按申鑒作於荀悅氏悅儉之子淑之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牘每借牘覽視輒一一誦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生值靈帝時才志識猷沮而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表見時人莫之識也所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皆可傳而申鑒久無刻版余守沔陽乃刻之郡齋蓋悲其人之不遇而幸其言猶存也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經世之遠略格於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

正德十三年戊寅三月既望大梁李濂

小荀子

儒家六

漢荀悅著

政體第一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廸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蒞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

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一作天矣制敗則欲肆

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宮國

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
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
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
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
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
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
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
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財賂無所用則
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
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

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
不犯形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
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
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怨則畔畔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
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
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
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一作
矜其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字

一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

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

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

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

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

度十曰以讒疾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

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垂五

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

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

國之風也禮俗不一缺一字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此衰國之風也君作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

利此垂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

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飭
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以利爲公以割
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
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
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
死死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
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
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

曰褒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
刑茲無赦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上有師傅下有讌臣大有講業小有咨詢不距直辭不
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
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
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
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曾

心之中而功履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之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
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
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
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地亦勿越
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
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
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
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

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
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道孺子驅雞者急則
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
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
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
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
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
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

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
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
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
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讐有科
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
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
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今十八
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
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
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
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
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
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妖僞息矣
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
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
務則事業脩矣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槩量也以茲舉者試其

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溷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不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旣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業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旣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

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
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
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
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
是謂生死而息民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
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
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
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

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
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
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
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
或問復讐古義也曰縱復讐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
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
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讐之科使父讐避諸異州
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
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
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生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

以逆順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衆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諸侯不專封大夫不專地也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曰海內旣平行之而已曰錢散矣京畿一作甸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

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旣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

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
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鑄四
銖曰難矣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
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
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
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瀆其神之祀縣
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重本示
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
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
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
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
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爲
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
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
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先王禮也宜崇其
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

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
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
次必於是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
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
家別說不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
無間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
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
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
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
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
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
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
其說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
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无妄之災
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
權曰宜弗之絕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

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
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
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
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
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
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
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
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
公卿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
史掌之以紀內事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
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群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
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
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
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
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獄犴若居有罪者觸
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時可廢與曰否
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
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禮也
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
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
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
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非身則神身不
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
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
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
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
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仙
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
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唯壽則爲能用道
唯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
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
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
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
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
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
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
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
夫屈者以夫申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
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
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
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
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
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

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
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
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夫春而生
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
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
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
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
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
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
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爍瓦
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
馬牛不幾矣不其然與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
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
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
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
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

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典必有術言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湏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措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

缺一字

有間

缺一字

必有入之者矣

是故僻

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所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群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堯仲射已衛姬色妾非

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闡清淨壁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損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

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栖霸越之基也予之之亂強燕之徵也

人主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

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緇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

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
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
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
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
義申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
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
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
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
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
節可謂難矣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
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寵妻愛妾幸矣其爲
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不則災戚氏不幸不
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
憂殤非災如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缺一明德皇
后之德邵矣哉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備焉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政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

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

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

字 缺五

城重譯而獻珍非

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于此應于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

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况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未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

楚益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仁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字缺一甚於矣舜

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已者不爲異則異

矣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竒也好變常也
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竒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
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紉文爲顯矣其中不
若樸博爲甚矣其正不若傳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
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機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正之
字缺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
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
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
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
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
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辯故不惑定心致公故
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
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
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
其性以輔其命禮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矣好寵者

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都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情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混是上智懷惡下

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爲惡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

然是善惡有不少也非情也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難可兼取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祈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

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唯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其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

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

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擔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固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
有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筭必陷失道必沉
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
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
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
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域念蘇武
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
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
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
安也聖賢斯幾况其慝乎固陋斯安况其爲侈乎是謂

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槩而已矣莫匪槩也得
其槩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一
字義也

小荀子

萬曆五年刊

荀子

二十九

義

李四

鹿門子

儒家七

唐皮日休

隱書

凡六十篇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
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
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
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埏天地故諱耳然後

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鋏撫梁易柱于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蚩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

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貔貅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

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僮焉君子

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

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况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

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濫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

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

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怒哀之者

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
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
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已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
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
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
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
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
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
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
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
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
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

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
不常見君子慕焉鷖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
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
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
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
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
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
其親天下不得而絀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

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媒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
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
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
之道猶弓旒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
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
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管也爲酒今之酌管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

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鹿門子終

